

茅台杯
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池莉 熊正良 魏微 戴来桑 克大 解 等著

《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有了快感你就喊》
《茄子》...等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茅台杯

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你的身体是仙境

池莉 熊正良 魏微 等著
戴来桑克大解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池莉等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4. 1

ISBN 7 - 5075 - 1593 - 1

I. 你… II. 池…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16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邮编 100800)

网址:<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话:(010)83086663 (010)83086853

责任校对 吴素莲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0001—8000 册

定价:20.00 元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揭晓

由本刊与贵州茅台集团共同举办的二〇〇三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由读者代表、作家、批评家组成的独立评委会,经过认真严肃地讨论,在2003年10月10日下午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十篇获奖作品。

十月十六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评委会代表对获奖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和散文作品分别致授奖词。

本次评奖的评委会是由写作、阅读、批评三方面人士组成的均衡而具权威性的阵容。在评选过程中,本刊人员一律回避,以便评委会独立公正地作出判断。由众多读者反馈回来的《征求意见表》,也成为评委会评选时的重要依据。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获奖作品：

(以得票多少为序,票数相同者按发表时间排列)

中篇小说

- 《我们卑微的灵魂》熊正良 《人民文学》第10期
《北京候鸟》 荆永鸣 《人民文学》第7期
《有了快感你就喊》池 莉 《人民文学》第1期

短篇小说

- 《大老郑的女人》 魏 微 《人民文学》第4期
《茄子》 戴 来 《人民文学》第6期

诗

- 《景象》 李元胜 《人民文学》第2期
《时光登记簿》 桑 克 《人民文学》第9期
《神秘的事物》 大 解 《人民文学》第6期

散文

- 《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周晓枫《人民文学》第6期
《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黄集伟《人民文学》第11期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组织委员会名单

主 任：程树榛 袁仁国
委 员：韩作荣 肖复兴 杜卫东
 李敬泽 王青风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评选委员会名单

主 任：李国文
委 员：李国文 西川 李 冯（作家） 陈晓明
 贺绍俊 孟繁华（评论家） 李晓英（北京）
 程继隆（吉林） 周明（浙江）（读者代表）

茅台杯《人民文学》授奖辞

中篇小说：

评委会注意到 2003 年《人民文学》的中篇小说在表现时代经验时的宽阔视野；我们认为，对有关普通人境遇的作品应该给予特别关注：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敏锐地探讨了底层群体脆弱的生存状况，真挚地彰显了他们的精神尊严；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具有如同生活本身的质朴和生动，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则具有从容、浑厚的叙事品格。上述三篇作品致力于认识和表现人民生活中的基本经验，且达到了相对完善的艺术水平，评委会决定，授予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短篇小说：

评委会决定，将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授予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和戴来的《茄子》。《大老郑的女人》以丰富的细节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极具质感地表现了特定的时代氛围，敏锐地探讨社会意识和社会身份的变迁；《茄子》则从偏僻的角度机智地分析了现代人面对的内在焦虑和意义疑难。两篇作品均于简明中达到复杂，这也是评委会在确定短篇小说得主时所持守的标准。

诗：

评委会决定，将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授予李元胜的《景象》、桑克的《时光登记簿》、大解的《神秘的事物》。评委会认为，李元胜的《景象》有着积极的现代气息，语言疏朗，视野阔达，气势恢宏；桑克的《时光登记簿》节奏明快，以短而急的速度，揭示庞杂的现实世界；大解的《神秘的事物》充分展示了诗人的睿智与经验，使诗人的内心律动与生存现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散文：

黄集伟的《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机智、敏锐地展示和分析语言活动的复杂景象，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则真挚、痛切而富于诗意地表现了女性的成长经验。评委会认为，散文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第一，能否反映这个时代丰盛的话语实践；第二，作者是否真正“在场”，即能否坚持忠直的写作立场；上述两篇作品分别对散文写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可贵探索，评委会决定，授予茅台杯《人民文学》奖。



1.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揭晓
2. 获奖作品名单
3.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组委会名单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名单
4. 茅台杯《人民文学》授奖辞
5. 获奖作品目录

获 奖 作 品

中 篇 小 说

001/《我们卑微的灵魂》熊正良

064/《北京候鸟》荆永良

121/《有了快感你就喊》池 莉

短 篇 小 说

216/《大老郑的女人》魏 微

238/《茄 子》戴 来

诗

261/《景 象》李元胜

265/《时光登记簿》桑 克

278/《神秘的事物》大 解

散 文

285/《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周晓枫

303/《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黄集伟





我们卑微的灵魂

熊正良

我叫马福。我从前是个挖煤的，在南方山区一个国营煤矿里挖煤。挖煤很苦，南方的煤也不像人家北方的煤，动不动就是一大片，我们那儿的煤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就像满山找牛粪似的，找到了也只有那么一泡。可就是为了采那一泡牛粪似的煤，我们往往要提着心，爬过一条长长的鼠洞似的巷道。我就这么战战兢兢地挖了几年，后来被调到地面上来管装卸，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有多好，你能看见天，能看见阳光，看见刮风看见下雨，尤其是你再也不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我想我的日子过出头了，可谁想到没多久矿上就停产了，一开始还发点生活费，到后来连生活费也不发了。

我就带着儿子马文到这里来了。我只带着儿子，没带老婆。老婆的事就不说了吧，说起来也是没脸的事，这样的事是个男人都不愿意说。



省城毕竟是省城，总能找到活儿干，我也不挑不拣，我是个挖过煤的人，什么脏活苦活不能干哪。这些也不说了。一晃就这么些年过去了，儿子也大了，按理说我心里该松下来了。儿子就是一根绑在心上的绳子，儿子大了这根绳子就要松一松了。可儿子不争气，这根绳子解不开。像我这么一个人，不能跟人家的比，让儿子学这学那，我连搭读费都交不起，只能拣那种边边角角的学校，让儿子有个书读就行了。说实话我是尽了力了，拼了老命，指望鸡窝里能飞出一只金凤凰。现在看来我的指望是落空了，我不知道这该怪谁。怪我吗？我还能怎样呢？怪儿子不争气也不对，你把他送进那样糟糕的学校，还指望他能读出来？除非是个超级天才。再说我也没本事生出一个那样的天才。说起来他也可怜，跟着我吃了不少苦，连个像样的窝都没有，稍微懂点事了就知道自己低人一等，说话时声音像蚊子，看人都不敢用正眼。

话说回来，我不怪儿子怪谁呢？你既然知道自己低人一等，你就认命哪。低人一等有低人一等的活法，老老实实地做你的事，像我这样，手挣嘴吃，不也过来了吗？可他一天到晚气哼哼的，像谁欠他的似的。一个世界都欠他的。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反正是一点一点地变过来的，这从他那双眼睛里看得出来，那双眼睛看什么都跟看仇人似的。比如他看着一只碗或一只瓶子，我总担心瓶子或碗会被他看得炸开来。他的恨意太大了，就像一把磨得飞快的刀，让人浑身发冷。他恨谁呢？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还好吗，你不能去跟别人比呀，人比人气死人，你要知道自己是誰呀。



他喜欢跟丘巴和李国在一起，我也说不清丘巴和李国是什么人，我见都没见过他们。我只见过李国的妹妹，马文把那个女孩子带到我这里来过一回。那女孩子叫李美芳，长得有点妖，看起来比马文大。我是过来人，我看动静就知道他们有关系了。我找一个借口把马文叫出来，问他跟这个李美芳到底怎么回事。马文瞪我一眼，说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我说我不是管，只是问问，我是你老子，问问都不行吗？可他不把我当老子，他很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好问的？他的声音很大，我想人家女孩子都听见了，就不要再说什么。我管不了他了，他被这个李美芳迷住了。他一个童男，刚尝到滋味，我还能把他拉回来？我知道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动他。

既然儿子不让我问，我就留心看李美芳。我觉得那女孩子除了妖一点，比马文大一点，别的都还好，也有礼貌，在我那儿呆的时间不长，就甜嘴甜舌地叫了我两声叔叔。进门叫一声，出门叫一声，尤其是出门时，还笑了笑，说，叔叔我走了。这使我觉得她比我儿子对我还亲，我心里多少好受一些，我想要是她真做了我的儿媳妇也不错，我艰难一辈子，说不定到老还要享她的福。再说有了她马文兴许能好一点，很多人都是这样，有了女人就好了，身上的火就灭掉了。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想是这样想，心里还是放不下。我担忧什么呢？现在看来，一个人只要担忧，肯定有他担忧的道理，只是当时不明白罢了。

事情还是出在李美芳身上。据说有一个叫老扁的人在打她的主意，不知道老扁把李美芳怎么了——这些事情我



是一点都不清楚的，反正后来马文他们跟老扁打了一架。老扁人多，把马文和丘巴李国打得挺厉害，三个人都鼻青脸肿，丘巴头上还挨了一砖头。丘巴就去找他表哥。说他表哥能弄到枪。他表哥不知从哪里给他们弄了两支假来复枪。他不说是假枪，只是把枪给他们。就是假枪也害人哪，那个表哥真是的，怎么能给他们弄那样的枪呢？太像真枪啦。他们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拿着假来复枪就去找老扁算账。

他们追着老扁从城东古贤路后面密密麻麻的房子里钻出来，然后一直往南，窜过南大街，从阳光商场旁边的小巷子里趑趄向福顺路往西跑，七弯八拐，最后从西门跑到省府大院里去了。他们这不是找死吗？拿了枪在大街上追人，还追到省府大院去了。虽然是假枪，可谁知道你是假枪呢？西边那个大门口也不像过去那样有站岗把门的，站岗的都去把里面小院的门去了。小院都有铁栅栏围着，用得着把门吗？几个大门都敞着口在那里，跟大马路都接通了，让人和车都随便进出，连收破烂的都跑进去在里面瞎转。为什么不把住门呢？那是什么地方？说是说放开了，可那毕竟是省府大院哪，你随便溜达不要紧，可你拿着枪在里面追人，性质不一样啊。

正是下班的时候，里面几条路上都被人和车塞得满满的，有他们自己院子里的，有从东门南门抄近路插进来的，那么多人那么多车，却没人拦住他们。想想也是，谁见了这种事不像见了瘟神？换了我也一样，躲还来不及呢。车啊人啊就像风中的庄稼似的，往一边倒，给他们空出了一条大路，他们就像跑在荒地上，没一点遮拦。他们



都不吭声，不喊不叫，追的不喊，被追的也不叫，都像剁了头似的跑。跑到大院南门那里，丘巴开了一枪，只见火光一闪，一个戴眼镜的女人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捂着大屁股没命地尖叫。她叫什么呢，不过是假枪，伤得了她的屁股吗？她是吓慌啦。

他们从西门进去，从南门出来，在里面跑过了两条马路，一条直的，一条横的，像风一样，一刷就过去了。出了南门，还是像风一样，又一直跑到四交路。在四交路桥下，丘巴又开了一枪，老扁往前一栽。老扁也是被吓倒的。老扁紧接着又爬起来。李国说他妈的还放不倒他！就从马文手里把枪抓过来，抬手就是一枪。他们也不知道是真枪还是假枪。说实话那枪确实像真的，搂一下就一团火花。老扁又吓得摔了一个跟头，这一次老扁不急着爬起来，怕他们又开枪。老扁趴在那里装死，装得很像，一动也不动，见那三个人走了，才坐了起来。他的脑袋磕破了，他就蘸着脑袋上的血，在桥下的水泥墙上写马文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一笔一画都写得清清楚楚，写完了才走。

老扁也真是个厉害的角色，把别人的名字写在那里，自己却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人家又没伤着你，你自己磕破了头，却弄得像真的似的。不肯饶人哪。

如果那天下午王秀梅能把马文叫住也好。马文拿着来复枪从古贤路上跑过去的时候，王秀梅正把中午摆出来的桌椅搬回店里，马文的影子在她眼前闪了一下，她把脸歪在肩上蹭汗，正好看见马文跑过去，接着又看见了马文手上的来复枪。

说到王秀梅，我真不知怎么说。别的地方叫相好，这



里怪怪的，叫打联。其实也就是那种意思。我想都不敢想要跟她打联，我怎么敢想呢，人家比我年轻，还有一个小酒店，雇了两三个伙计，我是什么？就像一根糟木头和一棵树，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呢？虽然她一直对我很好，也很关照，但我从不敢往那方面想。至于后来我跟她打联，也是我一时糊涂，借了酒遮脸，把事情做成了这样。这以前我还三天两头到她那里去，帮她进点货或做点别的，但有了这事以后我便不大好意思去了，我总觉得这事我做得太亏心，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好在人家给了我面子，让自己受了委屈，却没有拿巴掌打我的脸。

凭良心说人家王秀梅真是个好女人。不但对我好，对马文也好，从小到大，马文没少吃她的东西，逢年过节还会给他买件衣服买双鞋，就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说句不要脸的话吧，我之所以对她做了那种事，也是老觉得她不是外人，而是马文他妈。我早已不想马文的亲妈了，连她的样子都记不起来了，我想要是王秀梅是马文的亲妈就好了。那天晚上我就是这样说的，我说我越来越觉得你是马文他妈。王秀梅一边吃瓜子一边笑，把脸都笑大了。我被她笑得不好意思，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我说我没那样想，真没那样想。她说你就是那样想想也没什么关系，我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想都不准你想一下。我的胆就大了。这是色胆，这么些年我都干本着，熬得我以为自己没有色胆了，我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色胆包天。这都因为她，她当时那样子也由不得我的胆不大。就像一把火燎着了一堆干草，我呼呼地烧了起来，接着我就不要脸做了那件事。我做那件事的时候，王秀梅又软又湿，用手托着我的腿帮问



我，马福，你真想要我做马文他妈，是吧？

那天下午王秀梅看见马文拿着枪，一下子就发起抖来，虽然她不认识来复枪，更认不出那是假枪，但她认为那肯定是枪。她像筛糠似的抖着，死死地盯着那支枪。后来她对我说，她一见了枪心口都是凉的。她说马文你拿着枪干什么？你哪来的枪？她挺着腰，双手把住桌沿，直着脖子看着越跑越远的马文，眼看着马文就要跑上大马路了，又破开喉咙喊叫起来，马文哪你回来！你把枪扔掉！你听见没有！你是在作死呀你昏了头吗！

她喊得眼前发黑，把喉咙都喊破了，等眼前的黑色不见了，马文也不见了。她巴不得是自己看错了。她想我看错啦？她感到嗓子眼儿里痒，咳了一声，吐一口痰，她看见自己的痰是红的，是血。她呼地放下桌子，对店里的伙计说，不得了啦，我要去找马福，他不得了了，他出了大事了！她说着就跑了起来，没跑几步又伸手拦了一辆的士，拉开车门滚了进去。她对司机说，快点哪杀人啦！司机说谁杀人？她说马文哪！司机说马文是谁？她说马福的宝贝儿子呀！司机又说，马福是谁？她说马福、马福……他是谁关你什么事？你开你的车吧你！

王秀梅在福顺路上又看见了马文。马文的背影在前面一颠一颠。她对司机说看见了吗？拿着枪啊！司机说瞎子才看不见。司机松一下油门，车慢下来，像乌龟似的往前爬。王秀梅说你快呀，追上去呀！司机说憋包才追上去。王秀梅说我加钱。司机说憋包才不要命要钱。司机说着把车停在路边，要王秀梅下去，他说我不误你的事，你去追吧。王秀梅说你简直没人性呀。司机说你有人性你去追